

古城新韵——大同展览馆的文化对话

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地标，它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与精神归属。对于很多城市而言，这个城市最大的地标就是它的广场，就如同北京的天安门广场、上海的人民广场，而对于大同来说，红旗广场曾经是大同最显著的一个地标，而在广场之上矗立着两座有名的地标性建筑。这一期《相遇大同》栏目组的镜头聚焦城市地标，追忆城市记忆，解码大同展览馆的前世今生。

大同展览馆位于红旗广场的北面，南面则是邮电大楼，这一南一北两处地标性建筑，映射出大同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。大同展览馆建于1969年，总面积1.8万平方米，这座体量庞大的“工”字型建筑是城市地标，也是庆祝新中国成立20周年的致敬之作。大同展览馆的外形酷似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造型，所以被市民称为“小人民大会堂”，12个展厅与1个会议厅的宏大空间，成为当时大同人集体记忆中的地标性建筑。

1972年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展览馆西侧部分被改造为“红旗商场”，迅速成为大同最大的国营商业中心。计划经济时代，这里汇聚了稀缺的商品与旺盛的人气，市民排队抢购的场景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。婚丧嫁娶所需的日用百货，小到针头线脑、

大到冰箱电视，红旗商场满足了大同人的日常生活，从政治符号到商业心脏，展览馆迎来了“红旗商场”的黄金时代。20世纪90年代末，国营商场辉煌落幕，红旗商场也几易其名。

2007年和2009年大同图书馆、大同博物馆的迁入，形成“三馆合一”的文化综合体，这座建筑迎来第三次身份转变。展览馆的展厅被重新规划为文物展陈空间，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等镇馆之宝曾在此短暂展出。此时的它，既是古城保护工程的“参与者”，也是城市文化记忆的“守护者”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新的命运转折悄然酝酿。

2012年，大同启动西城墙修复工程，展览馆恰好位于古城轴线与瓮城复建范围内。通过科学论证、精准实施，将这座重达5.7万吨的庞然大物通过滚轮的方式整体向北平移200米并旋转90度。历时两年，2014年12月平移工程完成，这一技术壮举不仅刷新了国内建筑的平移纪录荣获吉尼斯世界之最，更成为文物保护理念的创新实践。

如今，这座建筑以“大同城市规划展览馆”的身份焕发新生。展厅内，古城复原模型、数字沙盘与互动屏幕，交替讲述着从北魏平城到现代新区的城市发展史。而它的



本报记者 任翔宇 摄

旧馆址上，复建的清远门瓮城与城墙巍然矗立，仿佛在向世人宣告：这座建筑不仅是城市演变的见证者，更是古城复兴工程的参与者。

文脉承古今，展馆纳万象。从时代建筑到商业中心再到文化载体，大同展览馆

五十多年的变迁，串联起大同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，映射了一座城市的发展史。它既是时代地标，也是建筑史上的“工程奇迹”，更是文化传承的“记忆容器”。大同展览馆的生命力在守护与创新中熠熠生辉、生生不息。

王东蕾

《相遇·大同》“街问”系列第五站



探秘李怀角的千年往事

古城大同，街巷纵横，格局整齐，里坊畅通。许多街巷的命名也各有各的溯源，有按皇家封禁地命名的，如正府巷、广府角；有按集市贸易所在地命名的，如柴市角、马市角；而许多名门大户有权有势，为了炫耀家族富贵，竞相起房盖屋大兴土木，街巷也因此命名，如焦家巷、昝家巷、李怀角等。这一期《相遇大同》走进李怀角街，探秘大同李怀角的千年往事。

李怀角现在位于古城东南邑历史文化街区，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巷子。李怀角得名于唐末大同节度使李国昌及其子李克用。据《纲鉴易知录》记载，“唐懿宗咸通十年，以李国昌为大同军节度使，治云中城”。李国昌是唐末西凉沙陀族首领，因助唐平定庞勋起义有功，被赐“李”姓，封大同军节度使，其府邸便位于李怀角。李氏父子因功受封，享尽荣华富贵，据史书记载李国昌之子李克用早年以骁勇闻名，但也以“游手好闲”著称，并在此地开设了全城最大的鹌鹑赌场，将西凉传人的

斗鹌鹑风俗推向高潮，最终形成“鹌鹑巷”这一市井符号。父子二人的军事成就与权谋故事，成为李怀角最早的传奇底色。

除了李氏父子的家国记忆，李怀角街还承载了平凡人的温情岁月。李怀角的建筑群以北方四合院为核心，体现出传统的名居特色，近代四合院中设有碾坊，大同人喜食的黄米糕面需在此碾磨。上世纪70年代，李怀角19号的碾坊是街坊共享的生活中心，老大同人过年前推碾子的艰辛与热闹场面构成独特的集体记忆。红学专家邓云乡的姥姥家位于李怀角东面15号的高坡上，四五十年代邓先生多次造访大同李怀角，找寻那一份珍贵的乡愁记忆。

现如今的李怀角被纳入东南邑历史文化街区，成为大同古城“活化石”的典范。从唐末枭雄的传奇往事到近代市井的烟火人情，李怀角在古老的文脉肌理中焕发出新潮的时代魅力，成为读懂大同的必访之地。王东蕾

世说

任翔宇

存物·留魂

上周的《相遇大同》，“大同展览馆”的视频获得了大量的点赞、留言和转发，那些老照片，那些旧回忆，因为一期视频又见昨昔，勾起了无数人的共鸣。

我喜欢这样的结果。

我喜欢这样的结果，不仅仅是因为数据。互联网时代，流量比这猛的、话题比这热的，有的是。我喜欢这样的结果，是因为这是一次安放情感和传递信息的沟通与表达，尽管在这个时代里，我们沟通的方式有了更丰富的改变，但其实我们仍离不开一种手挽手的默契。

和温情，用共情的方式，连接彼此，温暖彼此，铭记彼此。

所以在这一周，介绍红旗广场上另一座地标邮电大楼的视频，是对上周的致敬，也是对记忆又见的再次补充。可以笑的话，不会哭，可以找到知己，不会孤独。大同在贾樟柯的镜头里粗粝凛冽，但其实大多数时间里，“茶米油盐酱醋茶”的琐碎和“琴棋书画烟酒茶”的安逸，都是大同人熟悉习惯的日常。这样的日常，我们自己熟视无睹，也只有在翻看老照片、刷到旧景物视频时才会蓦然回首。

有一年去开封，聆听不同朝代叠压积淀开封城的过往，肃然起敬。其实我们的大同，又何尝不是。从战国建城，到秦汉立郡，从北魏封都，到辽金芳华，从明清重镇，到当代雄起，在中轴线不变的坐标轴上，从北向南，风起云涌。站在御河的桥上顾盼东西，古城雄壮，新区勃发。坐标轴和时间轴上的大同，从来都不会停下发展的脚步，也从来都不应该忘却曾经的城市印记。那些城市印记，是我们的历史，也是我们的生活，那些红旗商场或者邮电大楼为背景的照片或者视频里，保存着我们与这座

城最亲密也最适意的姿态。

时代总是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邮电大楼这样特定的地标消亡了，但其实，它不仅真实存在过，而且，默默见证了这个城市每个人的行走、成长、欢乐和悲喜。相遇大同，总要有个地点；相遇大同，总离不开这座城市的话题，与邮电大楼的相遇，谨献给那些年一起在大同共命运同呼吸的你。

